

◇ 有色情怀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 冶炼厂 陈诺 阮静雯

今天，听说我们车间要分来十几个毕业生，大家都感到很惊喜，感慨着终于有新鲜血液汇入，但提到他们其中有个小姑娘时，大家感到诧异，相互调侃道，一个姑娘家的来什么重工业，一线单位这么辛苦，过几天肯定要跑回家，说完了都笑了。

在这打混的岁月中，我愈发感到惭愧，浑然不知身边同事几乎半数都是女性，她们在冶炼熔炉中度过了漫漫岁月，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她们头戴安全帽，身着蓝色工作服，穿行于各个控制室与现场仪表点位之间，英姿飒爽的她们是冶炼厂最美的一道风景。

时光回首到20多年前，她们独自背起行囊

从炎炎酷暑到寒冬腊月，春去秋又来，春暖花开又开。依稀还记她们在硫酸高塔上挥洒汗水，她们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她们冒着大雨包扎防雨布，她们像男人一样干起苦力活……

优秀的姑娘身边不乏追求者。我们的姑娘大多嫁给了重工业的男人们，也把自己的一生交付给了冶炼厂。人生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相互

惊艳了彼此的时光！

岁月像一把无情的刻刀，改变了她们的模样，那流水的光阴，谁能抵得过？谁能叹息，奈何！20多年她们经历了新硫酸的改造，从诺兰达炉到奥斯迈特炉的工艺转变，从铜年产量5万吨到30万吨的巨大提升，她们见证了这这个超大重工企业不断跨越发展！然而她们的青丝冒着耀眼的白，她们的背影也不再挺直，岁月改变了她们的模样，但不曾改变那颗火热的心。

她们就如羞答答的玫瑰，经历了春夏秋冬四季变换，待时机成熟，在冶炼厂静悄悄的绽放，惊艳了时光！

◇ 铜都诗抄

矿脉滑过粗糙的手

○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 柯志鹏

双层罐笼依附长长的滑道

送你穿越空间的轮回

从光明到黑暗的转换

只有呼与吸的距离

穿过幽深的巷道

黝黑的铁轨指向前行的路

电瓶车弧光嗒嗒闪烁

触不动心中的彷徨

拧开手电筒

一束冰冷的光斜映在滴水的巷壁上

放射出刺眼的冷色调

挪动40码的长筒胶鞋

踏着矿工的足迹

推开一扇咣当响的风门

穿堂而过的井风催促着沉重的脚步

一条弯曲的斜坡道敞开了怀抱

一个个采场将矿脉切割成无言的堡垒

迎接开拓者的冲锋号

90斤的钻机风水生起

惊醒了沉睡千年的矿藏

钎杆没入五彩的岩层

一道道岩浆喷薄而出

将时光的年轮洒了一地

盖住了矿工不惑的芳华

扯开厚厚的口罩

抹去脸上湿湿的矿尘

是矿石苦涩的味道

凝视坚硬的矿壁

矿脉滑过粗糙的手

你却并没有感觉到

【职工摄影】 战天斗地

公司总部 张国平



◇ 笔下风景

夏日村居图

○ 冶炼厂 肖爱梅

闲来读到《诗经》：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使我无由地想念季节的更替。春天已经小住过的乡村，夏季又怎能错过。

乡居的日子，就被季节召唤而来临。午饭在堂屋吃，穿堂的风沁入心脾。早晚不下雨时在后门的水井旁边吃饭。小葱一畦，青椒一畦，豇豆一架，黄瓜再一架，就是苦瓜，小小的叶片也爬上了矮墙，黄的花被细线样的藤蔓牵扯着，在风中摇曳。丝瓜有它特别的藤架，日后能风光无限地攀附上去的。玉米青绿的杆子，整整齐齐地站在那些藤架之间的一长块领土上，长叶如绿色的飘带，一条，又一条，一层一层地排列下来，在其中一个分叉处，突然就害羞地立着一个头顶青缙的嫩玉米苞。

那些生命安安静静地看我与家人吃饭聊天，安安静静地生长。而一群一群的鸟儿，从一处屋顶，轰地飞到另一处屋顶，有的在离我们饭桌不远的地上落下来，小黑狗看见了就很热情地要跑过去打招呼，它们就又慌慌张张地飞走了。

如果下雨了，就把桌子搬到前门去吃饭，照例有一园子的风景可以看。柚子树的叶子，浓绿的一团一团，深绿的柚子已经沉甸甸的，把树枝吊得弯下了腰。芋禾的叶子，像荷叶一般的翠绿和绵厚，它的形状是长而尖的，尖的一边斜下去。层层叠叠的叶子，像拥挤的盾牌，只是没有威武霸气。高高大大的桂树下，一地碧绿的青苔如静美的光阴洒在地面。

突然地有点惶恐不安。如果这屋前屋后，没有一寸泥土，该是什么样的感觉。感谢这乡村房前屋后的土壤里孕育出的满目葱茏，使我在乡居时被大自然生机勃勃地拥入胸怀。

呆的天数稍多一些，风起，云涌，雨来，雾也来。

可以酣畅淋漓地看雨。天空乌云密布时，突然来一阵大风，使着人欣喜地来站在屋檐下，想着雨从南山如雾似幻急急赶路的样子。然而，视野里早已不是年少岁月里一览无余的空旷。南山，西山，北坳，东山，已经被高楼遮了望眼。豆大的雨点，突然从天空跌落下来，它们一定是从南山而来。似乎是一场如磐的风雨，我却偏要拿了伞出门。村口的池塘，白雨跳珠，水花盛放，塘边的屋舍，被大雨浇洗，朦朦胧胧。村庄的大道上，一时地面四处流水，携了地面的热气，湿热地冲刷着我的脚丫子。衣服，不一会儿就湿透了。风大，雨大。然而，我只想往更远的地方去，看一个更开阔的世界被风雨洗礼。

翌日，天空阴晴得甚是蹉跎，如此甚好。出其院门，秀峰苍翠，绿野初洗，是我所喜。倏忽云涌低空，天空已落在山顶；倏忽雾横西岭，周围的山变矮了。一时，群峰只露出峰顶，一时，白雾宛若游龙，在山腰之处萦回。我见过黄山的雾，叹为观止。我的家乡，想来一直有着美了很多年的雾的，只是年少时居然从没有注意过。高大

的皂角树下，三三两两的人站着闲聊。有人捡了被称为“鸡奶菇”的野菜，堆放在他的伞里面。一场大雨，天生地，地生万物，一路的野菜，就在水泥马路边的草丛里。

后山几分钟就到了。宽宽的水泥路两边，草木俱盛，芭茅如云。杏树上还有一些紫红的杏，然而地上更多，掉落的堆起来。大自然生发万物，来去皆随意。长相如黑木耳般的“鸡奶菇”被昨天的一场大雨冲到了路边，大片大片的，覆在枯草下面的湿土上，其时众鸟鸣唱，清风徐徐，素雾萦回，空气湿润，一地的野菜让我的小欢喜带着未泯的童性。在城里的小餐馆吃过一盘这样的野菜炒鸡蛋，盛放了一个盘子底，似乎金贵得很。如今这般天高地阔，一地的野菜等人来采。采摘野菜，也是需要聚精会神的，身心俱在那小小的精灵身上，手机的声音，突然就像响尾蛇抽动了它的响尾，使我就受了惊吓。

在池塘里洗衣服，绝对是村居生活一种快意的体验。下过几场大雨的池塘，水已经满得快快要漫出来。三三两两的村妇，蹲在水边洗衣服，木棒槌捶打得衣服水雾四溅，有节奏的声音如一首古老的歌谣在吟唱。把衣服像撒开渔网那样抛到绿茵茵的水里，那种似是抛入云霄的快意，把歇在水里的云就摇晃得躲了起来。在水里洗一番，捞起来放在石板上，木棒槌起落之间，全是策马扬鞭踏马南山的酣畅淋漓。捣衣声声，在静静的水面和村庄回荡。一些小鱼儿，自由自在地游动。舀起一盆水，它们就在盆里游起来，全然没有任何不安；把脚放进塘里，那些小小的鱼儿就会在你的脚上瞎撞，全然把你当成了婷婷的莲叶来游戏。

夜风来访时，我在明亮安静的村落里游荡。皂角树下，沟水潺潺，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远古意境。那一棵高大的皂角树，我小的时候，它是那么小小的一棵树，至在水沟旁，旁边有着一座坟，是村庄的边缘，到了夜晚就漆黑一片，追赶萤火虫时到了这里就不敢前行。如今，这里灯火通明，屋宇挺拔，三两坟冢夹在两栋华庭之间，又正对前面一楼房的后门，在灯火里倒是无有凄凉。生死之门，如此看来，不过尔尔，如自然之冬枯夏荣。散步路的距离，就到了田野。一弯月躲藏在青灰的云后，蛙鸣阵阵，夏虫欢歌，劲风一阵猛似一阵，带来植物欣欣的气息。一切若梦。在一处安静的灯光里站立，站立在夏夜的清风里。这一个村庄，似我的摇篮。只想在这样一个夏夜里化成一阵风，告诉每一寸田野和山峦我来过。

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三五天的时间，似乎远离红尘已久，享受着家乡无关尘世繁华遗世独立的原风景，耳畔响起宗次郎的陶笛《故乡的原风景》，人生最美的地方，就在生命的起源之地，清风及浮云都有着别样的潇潇洒洒。乡居的日子，找回如莲的初心，馨香、美丽、空灵，只需日月和风雨。

◇ 岁月小记

永远忘不了我的救命恩人

○ 矿业分公司丰山铜矿 张汉涛

前几天，我的指导员李耀堂给我打来电话，关心我的生活与身体状况，让我非常感动，热泪盈眶。

20多年过去了，指导员依然记得我这个战友。声音还是那样有磁性、有温度。搁下电话，曾经的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1992年初冬，我身着崭新的橄榄绿军装，佩戴大红花，在乡亲们的欢笑声与铿锵的锣鼓声中，随军远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走出农村，离开生我养我育我的故乡，我透过车窗，与父老乡亲们挥手告别，几次示意让他们回去，可是他们送了我一程又一程。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此情此景，我再也无法抑制这份乡情，泪水早已迷糊了我的双眼，汽车也渐行渐远，乡亲们也淡出了我的视线……

我随军来到了湖北宜昌武警支队新兵连。我怀揣着一颗保家卫国的崇高理想，矢志扎根军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苦练本领，提高军事素质，让青春在绿色军营闪闪发光。我是农民的儿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小父亲就教育我要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都说军训苦，到了新兵连后，我严格遵守部队纪律，不畏严寒三九天，勤奋训练，矢志练好每一个标准动作。三九严寒天气，新入伍的我，年轻气盛，发誓军姿练得不标准不罢休。汗水浸透衣裳，训练场上练就我一身铿锵威武的军姿。

转眼到了我入伍后的第一个春天，正当我踌

躇满志地投入到紧张的军训时，不幸的一幕降临到了我头上，犹如晴天霹雳、当头一棒。那是1993年4月的一天，我们宜都市武警中队，在训练擒敌拳、腰背后倒的过程中，我发生意外，头部重重落地，摔伤严重，当时出现呕吐、抽搐现象。在场的队长谢杨龙、班长曾顺、副班长秦超等一行人赶紧将我送到宜都市人民医院进行抢救，指导员李耀堂在宜昌开会听说中队发生事故马上赶到医院，经医院诊断为重度脑震荡，当时会诊的专家都认为我没有救了，即使救活了也是植物人，医生们都劝我放弃。指导员李耀堂听了这样的话，拉着主治专家的手饱含热泪地说道：只要这个年轻战士有一口气，我拜托你们这些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们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价挽救这位战士的生命！

在宜都市人民医院，我住了4个月，住院期间昏迷长达半个多月时间，医院下了4次病危通知书。在千里之外的湖北武穴，我的父母双亲听到这个消息时，母亲一下子瘫软地坐在地上泣不成声地哭晕了，左邻右舍地乡亲们听闻我受伤的消息，都到家里安慰我的父母。

在病床前，指导员陪伴我，握着我的手勉励我：军人就不要怕流血牺牲！

指导员的手是那样有温度，指导员的声音是那样有磁性。尽管我是昏迷的，但那时我的意识还算比较清醒，在生死关头，是指导员给了我勇气，是军区部队领导与白衣天使们挽救了我的

生命。

在部队领导、战友以及医院各界热心人士的关心帮助下，我的伤情转危为安，主治医生说：这是一个奇迹！

康复出院后的我，没有因为训练受伤而丧失理想信念，而是心怀感恩，时刻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战士，要立志练好本领，报效国家，当初的想法是只有尽快回到军营里，回归训练场上，严格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要求，锤炼自己的意志，不断增强自身国防意识和军事素质，扬我军威。在指导员李耀堂的大力帮助下，我发扬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每天利用凌晨、夜晚的时间进行补课，强化军事训练，奋力赶超，通过两个月的时间刻苦训练，把住院期间落下的训练科目全部掌握，战友们纷纷向我竖起了大拇指，部队领导对我的军事能力也进行了充分肯定。

1995年11月，我从宜昌武警部队退役到大冶有色参加工作。虽然离开了绿色军营，但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我都坚持发扬部队优良作风，受到单位领导的赏识，并取得优异成绩。

离开部队已经有25个春秋，我无时无刻都惦记着救过我生命的指导员李耀堂、医术精湛的医护人员，以及鼓励帮助过我的战友们，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永生难忘。